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八九

毋自欺室文集十卷 王炳燮 撰

一

墨花吟館詩鈔十六卷憶雲集試帖一卷
嚴辰撰

一二一

墨花吟館病几續鈔四卷 嚴辰撰

四〇七

墨花吟館文鈔三卷 嚴辰撰

四六三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二卷 嚴辰撰

六一七

碧琅玕館詩鈔四卷碧琅玕館詩續鈔四卷
楊光儀 撰

六七一

光緒乙卯歲八月先君

庚山縣

廩
錢



璞臣大生攝篆天津積勞
卒官余深惜之越八年其
子景梓司馬從公津局始
以輯刊遺集十卷清序於余

余之知璞臣也在督師進復
吳會時及歸惟甲子南閣璞
臣適中選入翰林輔璞臣
試為生徒課理余固知璞臣
為數學有成士而體用兼

備行与言孚尤非徒名道學
所能及也嗟乎時至今茲事
憂日亟已閱二千年未未有
之局環地球多國船海遠來
羣萃錯處一有不慎動閩大
局勢不得不熟籌所以立際
之道資其用而戊其謀拘方
隅者泥陳迹而不思變通趨
風會者雖清練而中無空見
雅故一二游學深思默希斯

意者殊不易得上一璞臣又
素竟其用僅存以籠號之
著述為天下者心人引其端
此豈璞臣之本體亦猶璞
臣雖不躬以著述自見而其
微言所寄時流露於書疏
論稿之中士人興慨於言承
如原聖正教竑揚忠愍兩疏
手藁倫江慎修數學居劉
雲卿書三教堂說望其用

西洋擇器議其數言尤多
感喟蒼涼之致而揭諸事
理適得其平其叙述吳中
首至專一之行閭閻私租之
困而慷慨奮筆而不能自休
四

其在津所指意者深虞津
河尾闾之不暢冀開拋海口
淤沙易籌減河分洩兼營
沿海海渠設立涵洞俾屯田
為名用資防衛雖當偏剝

猶亟進言以為要務蓋璞臣
之意於是乎深矣余在官治
軍三十餘年深知夫誠能勤
物樸能省乃人主之務得在此
璞臣之為貴者亦在此若泛沿
五

世俗傳會之陋例以蠶黃程朱
推璞臣不特璞臣不任受而非
余所以嘉許璞臣之初心也是
為序

光緒十二年歲在丙戌六月太

毋自欺室文集目錄

卷之一

讀書筆記

卷之二

論辨一

謝憂山論

復生論

原貴

正教一

正教二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讀書筆記

卷之三

論辨二

先天後天圖解

讀江慎修數學補論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讀程緜莊論語說
讀莊氏存與四書說

子大詩文華殿大學士直隸

總贊一等議敘伯合肥李鴻

草澤



讀李氏塲傳注問

讀儀宋堂集書亢鐵卿讀宋史後

書儀宋堂集理氣論後

讀陳實甫毛詩疏

卷之四

序跋

忠鑑序

人子須知序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代

送湘鄉曾侯相移督畿輔序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目錄

二

廣仁堂
舊百韻拾遺

三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目錄

三

養一堂
舊百韻拾遺

苑洛志樂跋

跋楊忠愍公兩疏手稿後

重刊鄉塾正誤跋

嘉定蔣氏三烈紀畧書後

書三薪堂說後

題四妹素英遺像

卷之五

考策議疏

蘇松水利考

清釐漕務策

卷之六

書狀

上李撫軍請停止收租局狀

省垣克復上李撫軍狀

上協揆倭艮峯中堂書

上倭中堂

上丁方伯請設立社學書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目錄

三

養一堂
舊百韻拾遺

上湖鄉曾侯相書

上合肥李伯相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答劉雲卿

與顧訪谿先生

魏荒用西洋機器議

擬奏請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以迓天庥疏

擬敬陳聖孝疏

與馮景亭丈

再與馮景亭丈

辭薦舉書

覆趙惠甫

簡趙惠甫

再簡趙惠甫

與洪文卿

覆彭芻翁

與吳清卿

與吳清卿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四

宣白卷之二
著者二十七

與丁樂山觀察

與嚴仁波

覆李虎峯

與翟次懷

卷之七

行述事畧志銘

先考睢園府君行述

先妣單太孺人行述

徐廷伯事畧

陶君松存行狀

蔡湘浦事狀

運同銜保升知府新河縣知縣竹齋公墓志銘

張甥文幹壙志銘

卷之八

傳記一

呂守真先生家傳

金桂小傳

吳生翠樵傳

毋自欺室文集

劉桂園

五

壹百肆十一
卷之三

候選光祿寺署正主事銜兼襲雲騎尉世職金君傳

陳君漱華傳

沈南洲先生傳

徐君籽園傳

博齋桂先生家傳

胥山瘦人傳

書王永先

記城門官錢貴陞

記陳杏川

記徐則

記王金圃

記楊鎮容

記費遠峯父子

記吳少山

記鈕雪峯

記詹生

卷之九

傳記二

王節母龐孺人傳

陳氏姊妹雙節小傳

母自欺室文集

目錄

六

卷一百零二
目錄

鄭烈女傳

貞烈女柳氏傳

謹母魏孺人家傳

貞孝邢氏傳

記死節婦人

記吳市雙烈

卷之十

雜記

三印記

東山游記

蘇城失陷記

竹軒記

泣墓圖記

蘆瀝場忠義祠記代

金原王氏重修支譜記

戊寅隨侍津邑

先子手編所爲詩命不孝錄之
旣竟因請弁次古文辭顧以邑事繁劇未暇爲也

不幸越歲而先子以卒莞莞在疚呼籲無方庚

辰廬居乃輯錄成奏郵乞桐城方存之先生訂正

釐爲十卷藏諸笥篋乙酉重游津沽同郡袁子杞

母自欺室文集

目錄

七

齊商刊於津河廣仁堂爰以方先生刪次本界之

而屋適奉檄董堂事獲遂校讎之私焉先子學

行治術卓然於世奚待不孝稱說顧其維持世教

救正人心憫天下之陷於邪僻蓋有甚於疲癃殘

疾惄獨鯨寡之顛連而無告也識者謂正教原聖

諸作于城斯道之功不在昌黎韓子下洵知言哉

於戲邪說誣民至今而極其爲齷害詎止浮屠寂

滅之爲而已邪三數年來時變之亟至爲有心世

道者所不忍言讀先子之文其亦有所興感也

夫光緒十一年踰次乙酉建午月男屋謹識

毋自欺室文集卷一

元和 王炳燮

讀書筆記

玩太極圖說之大要在主靜無欲故靜而不能無欲則莫如敬以持之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可謂得其要矣

儀堂問太極圖說何以言五行曰此由洪範悟出又問兩儀生水火木金土何以與易言四象者不符曰易以乾坤爲主坤爲地卽土也故但言四象洪範以天爲主故以土與水火金木並列洪範與易其實一也三易洞機論八卦自洪範九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一 朱康

廣仁堂
參百孔錄

疇中出雖似又一理實則理本相通耳

儀堂問天行不息太極圖說何以言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曰觀於晝夜之道則知動靜之互根矣又曰就天地言之則天常動地常靜就理言之則天雖常動有不動者存焉故日月有常度星辰有常經地雖常靜有無靜者存焉故春夏地氣自內出秋冬地氣自外入聖人體之故應萬物而中常有主者動無動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靜無靜也貫乎動靜之間者誠也此太極之必本於無極也

儀堂來談六藝之事問御法不傳亦有可知否予曰吾自北來乘車者多矣見有善御者不疾不徐調適馬性而左右之

無不如意此惟御者性度安詳乃能得之不善御者非弛卽急或欲左而適右欲右而適左呵叱之聲鞭策之猛甚至逸不能止幾覆者數四此可見御亦有道非躁暴之人所能也大而言之可悟治天下之道淺而通之可得教子弟之法朱子答魏元履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學者通病直被朱子此言道盡

朱子答張元德言學者讀書不曾著心記當繡繹玩味至有

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

母自欺室文集卷一

未應

廣仁堂
肆百陸拾玖

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讀書用功宜以此爲法戒李敬子問曰燔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眞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強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朱子答云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予病亦正同此要當痛自檢點而自治之不可忽忘也

朱子與湖南諸公論申和第一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此朱子論中和最後定論吾人用功當其靜時惟有莊敬涵養而不必更求觀其所謂未發前氣象矣至於察識端倪已是旣發而不可以爲最初下手工夫也

又答或人云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

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

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

母自欺室文集卷二

未康

廣仁堂
肆百肆拾

心也其庶幾乎此卽所謂提撕而警覺之也要其本領不外主敬敬則謝氏所謂常惺惺者亦於此而在矣故其答余正甫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知此則用功始可無誤矣

語類賀孫錄答朱震卿問知者樂水章如何與上章互相發明云專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繁絆見得那是合

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爲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卻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此段說話是吾人最緊切處須於此痛下功夫方有至處

博學於文是格物致知之事非玩物之謂玩物則喪志矣約

之以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非守寂之謂守寂則異端矣

大學對小學言之古之敎士自黨庠序擇其俊升之國學

蓋皆十五以上之士也是國學之爲大學正別小學言之釋

母自欵室文集卷一朱康廣仁堂

爲大人之學正訓其義若以大古音泰而疑大人之說異不知後人加點爲太古本與大爲一字大義爲元故易乾元亦釋大哉乾知大始許叔重作惟初太始元子亦爲太子大太

元義同豈得以大人之訓而議之

讀思辨後錄九歲間五行生成一節桴亭先生以實際言之云云似只就水火木金土所生處尋究出來實則但言得五行之質而天地所以生成五行自各有其理而後氣隨之愚魯之人不敢鑿言耳

卽人之絕也先絕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云云愚按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絕也亦先絕乎腎其理良然然

兩腎中閒一點空處受母氣則在此而養生家謂之命門醫家亦有以右腎屬火爲命門者總之腎雖屬水必有火在內始能生氣故人之絕也有真水既濁浮火上沖而絕者有真火既息陰水漫溢而絕者若以江窄川堙水竭火熾而測天地之消歇恐未必盡然嘻嘉言論天地混沌爲水土濁漫而生氣消歇是亦一說也

熊兒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先生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間愚按此條所言極是不但氣血二者本草所載藥性入心者便能治心病人肝脾腎者便能治肝肺脾腎病臟腑經絡無不皆然色味相通自然投合可見我身與萬物形雖有異其受天地之氣無不同也

母自欵室文集卷二朱康廣仁堂

卷二朱康廣仁堂

五

廣仁堂

春秋分日在赤道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閒故地有堅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愚按寒暖發歛自係乎日然日之升降卻由於陽氣之升降蓋陰陽二氣互爲消長而日月升降隨之就大地而言則陽升卽陰入陰升卽陽入亦有陽升而陰不卽入者如夏當熱而反寒有陰升而陽不盡入者如冬當寒而反暖

其故不全係乎日也

月道不止於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爲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歷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三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略以四正四隅言也愚按月道之以九言者以其出入於黃道之四旁而計之其實止是一直行去測驗家以色別之雖有九道實則止是一道也

桴亭先生不以道心人心爲天理人欲謂如以人心爲人欲則其流弊必至如溫公扞去外物之說矣又云心一也專指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而言故謂之人心毋自欺室文集卷一朱康六肆百武拾伍黃七堂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說又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其說是精蓋與朱子中庸序之說合

桴亭先生言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愚按易言君子以恐懼修省又言恐致福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似恐懼二字古人未嘗分言之惟懼專有畏于外而恐則畏在于內懼至於恐其心益歛是懼輕而恐較重也然獨立不懼君子亦有不懼之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是恐懼亦不可偏著也桴亭先生之言始謂君子有懼而修省之心無恐不得正之

意耳

天純陽地純陰陽只是氣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氣質故二陰陽其言以氣質分陰陽最爲分晰視以理專屬天氣專屬地者精審矣蓋運主乎氣質統質乎天地而無遺質特氣之濁者耳

讀經學理竊學貴心悟守舊無功非是教人憑空冥索也學問思辨力行而後自然見得道理當前多有聖賢所未言者孟子所謂左右逢源正是如此若只死守書籍上語言而不能心通其意推見事理亦只是學究而已雖多何爲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又云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毋自欺室文集卷一趙思第七肆百武拾伍黃七堂使執其所見不肯遜志以求道於義理何從領悟何能見聖人之奧故欲求變化氣質亦須從虛心始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朱子教人以熟讀精思爲首正是爲此

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每見世俗之失便有挽救之心若德既成就亦是悲憫所發然須有分際始不爲妄如無其分而不當其時亦未免爲穿鑿創意作起事之病於學相害不可不戒

橫渠云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

萬物任其自然此只是變化氣質之功必如此方足言學

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武侯言淡泊甯靜是寡欲之本元公亦言靜則無欲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然後小者可略夫心之勞亦只爲心生也生則客慮常來見擾而思克之滅東生西只見其勞而已存其大者莫如主敬敬則思慮一久之泰然復有何勞

以陰陽爲道乃象山之粗一陰一陽非截然陰陽之謂道也

有是陰陽而交錯摩盪化生萬物乃所謂道耳陰陽是就氣母自欺室文集

卷一

趙思第

八

廣仁堂
卷一百一十五

言之安可以陰陽爲形上哉

象山與王順伯辨儒釋之異甚精當如老吏之斷獄

象山與曹立之書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從伊川易傳之說而陽明乃以程傳所解爲未妥謂幾字當訓及程乃作微解由誤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爲致知以知終終之爲力行故以幾字作微字解不知知至知終者致知也至之終之者力行也至之謂必至於是終之謂至於是而不遷也詳玩

易義似陽明說亦可從或問過時而後學朱子答以敬之一字爲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小學大學皆必由之又以程子之主一無適整齊嚴

周謝氏之常惺惺法尹氏之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爲用力之方此真爲學之要也

朱子謂意是動心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丙能如此修身是內外都盡惟意是發動處故誠意章指出慎獨惟心該動靜故正心章忿懥等之不得其正是說心之動處要省察不在之視不見等當敬以直之便是要存養都是內裏做工夫親愛畏敬傲惰哀矜便是由內以形於外者故曰修是內外都盡此條辨之最明白此則各章分釋處亦可無疑矣

語類言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又曰誠意是人鬼關母自欺室文集

卷一

趙思第

九

廣仁堂
卷一百一十五

然則此關亦人禽之界也此關打不破終與禽獸無以異也亦可危矣

須是真知方能誠意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自古無放心之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皆朱子之精言須於此用功方是不可走作

朱子言誠意如謹獨呂晚村言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蓋知既至後則意有不實自然照見而無所容也

人本天以生故凡言語動作視聽皆天也有一息之昏則其所謂天則者皆失之矣顧諟工夫無一刻之可息靜而存靜時顧也動而察勤詩顧也成性存存道義出矣

盤盂几杖之有銘皆聖賢兢業之心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故爲警惕之辭使之常接於目以自勵也吾輩視古聖賢何如乃忽悠以終日乎舍聖賢經傳何所措其身

年力向衰精氣欲養神明欲運養之欲其日息運之欲其日新

格致章或問詳引程子之言以證補傳最爲完備觀此知格致之義無可疑者不可不熟觀而玩味之也

程子言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在敬者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言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莊子集

卷一

廣仁堂
肆百錄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一

趙思第

十一

廣仁堂
肆百錄

敬曰立誠意又曰寡欲皆格致之本疑出于三不知敬則無不誠敬則自然寡欲其實一也故爲學以居敬爲要自欺不必如小人之間居爲不善也但其好善惡不善之意有絲毫不實卽不能自慊便是自欺矣此處工夫直須自勘自力不可有一毫苟且方免爲小人也朱子說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誠矣陸稼書先生言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爲而爲前二意卽章句所謂苟且後二意卽所謂徇外而爲人苟且是病根煞須痛下工夫方免得

語類云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騁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掩著是第二番罪過甚矣靜中之妄時時有之而不能絕其若之何其勿忘常惺惺法而可乎

喜怒哀樂未發是中發而皆中節是和無不中無不和則心亦無不正矣朱子言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卽未發之中是本然之真體也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者卽中節之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動乎中而此心之用始不得其正然則雖意已誠猶不可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一

趙思第

十一

廣仁堂
肆百錄

之四字真是度盡金鑑切勿辜負

語類言心才係於物便爲所動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心或事已應去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有偏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此所以言心有所則不得其正也當時往往有事牽繫於心此卽心不正也須時時省察而克去之方有入處方不至于邪心之不在由於有所偏係故無以檢其身心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察之則偏係見直之則偏係釋矣妙藥靈方勿輕忽之條辨云省察只是存養中提防非另一工夫苟徒在察上用

力則日日不得其正而察之將有不勝其察者矣此誠甚拙

要平時非不省覺乃偏係之私克去又來似省察工夫多而功效終不著正緣存養不著力故有察不勝察之病試專就存養下工夫旬日後看如何

身在心馳即是放心正緣心不得其正故心有不存而至於放失察而存之莫要於自問主人翁在否常惺惺勿忘勿忘

身與事接而或有偏久之好惡失當必至如諺言莫知子惡苗碩是身不修矣烏能齊家乎故當接物之時雖不能無好惡要當思其則而察其偏斯其身可以修也

母自敘室文集

卷十

趙思第

十二

廣仁堂
肆百卷拾遺

親愛畏敬哀矜是所好之人賤惡傲惰是所惡之人偏於好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美最易犯此正心以後猶難言之甚矣無處無工夫也

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此朱子述

葦齋先生之說義最深長宜熟玩味之

我欲仁斯仁至不是聖人自說我言凡人皆有我猶言己欲仁正與爲仁由己之言同以提醒學者也朱子說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會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尙然違於三月之後乃曰我欲斯至蓋此至字卽日月至焉之至操則存舍

則亡人都緣不曾操得故杳然無仁苟一提撕則此心便凝一而仁至矣但至之甚易存久甚難不可以欲之卽至易視焉而旋至旋亡須接續用工夫於仁至之後此正所謂緝熙之學也

一日之間統一無雜者幾刻閒思慮于焉者幾刻覺察時卽動亦定無將迎無内外方爲性定靜而欲動何得有定之時乎細思之亦卽是將迎心耳宜痛絕之

母自敘室文集

卷十一

董福泰

十三

廣仁堂
肆百卷拾

物格知至卽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卽是復其初有善便欲人知不知便有不樂此只是心遂於外何足云學然語類言人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此實不易免然則不知不愠亦煞是難

朱子令人理會學是學箇甚底又云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云云

是學以求放心爲主也又云上蔡龍洞說成一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立常常照管教如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此須真箇時習方知其